



张玉书 主编

斯台芬·茨威格集

夜色朦胧

小 说

华夏出版社



斯台芬·茨威格集

张玉书主编

—— 小说

夜色朦胧

(奥) 斯台芬·茨威格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色朦胧/(奥)茨威格(Zweig, S.)著;张玉书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
(斯台芬·茨威格集/张玉书主编)
ISBN 7-5080-2047-2

I. 夜… II. ①茨… 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奥地利—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25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10.75 印张 216 千字 插页 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已经饮誉全球。法西斯上台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的著作被禁被焚，可是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作家的著作及各种文字译本的销售量时，名列榜首却是这位当时在德语国家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茨威格百岁诞辰，联邦德国 S·费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茨威格的著作之后，在德语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茨威格热。在中国，茨威格的翻译介绍与我们的开放改革同步。从二十年前《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四篇优秀小说的译文面世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便经久不衰。到九十年代，读者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茨威格，希望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感情生活，心路历程，他多方面的成就和他悲剧结局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邀请德语界的前辈翻译家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在三年之内，译出茨威格的诗集、剧本、传记、论文、日记、书信，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位心地善良、纯朴谦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优秀作家。他憎恶强权，同情弱小，鞭笞兽性的残暴，赞美人性的美奂。他和我一起经历了本世纪的浩劫。他已匆匆离去，

却给迎来旭日东升的人们和沐浴明媚阳光的一代留下一笔极为可观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呈献给诸位的《斯台芬·茨威格集》中的各卷。

一九〇四年茨威格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成为专业作家，全力以赴，勤奋写作，同年茨威格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埃丽卡·埃瓦尔德的恋爱》。挪威作家约翰·博耶（1872—1959）对此赞不绝口，他的妻子亲自把这部小说集里的这篇主题小说译成挪威文，博耶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茨威格。这说明这部小说集已使茨威格饮誉国外。

对于他今后的创作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他在此时注意到巴尔扎克的作品。一九〇七年他给朋友弗朗茨·塞尔维斯的信里写道：“现在我又完全醉心于巴尔扎克，我为海岛出版社出的新版十五卷的巴尔扎克作品集充当顾问，这部集子由霍夫曼斯塔尔作序，我对此高兴已极。”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接触现代派的各种流派，吸取了其中的某些技法，但是最终他还是折服于巴尔扎克的写实主义，虽然他自己的风格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不尽相同。对巴尔扎克的崇敬实际上代表了对一个派别的崇敬，他对莫泊桑、雨果、陀思妥也夫斯基、凯勒的敬意始终不衰，他一直把这些大家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之间，茨威格发表了许多作品：一九〇六年完成的中篇小说《猩红热》，一九〇七

年完成的中篇小说《家庭女教师》，还有中篇小说《燃烧的秘密》、《夏日小故事》和《夜色朦胧》这四篇小说，组成中篇小说集《最初的经历》，在一九一〇年发表，奠定了茨威格小说家的声誉。这部小说集里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燃烧的秘密》，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发行量竟达二十万册以上。

茨威格揭露了上世纪末奥地利社会的普遍现象，两性问题上的虚伪。一些道貌岸然的家长，捧舞女，追女伶，养情妇，已成公开秘密，人们不以为忤。有钱人家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弟去眠花宿柳，便有意无意地怂恿子弟去勾引家庭女教师。这些家庭女教师的地位介乎女仆和情妇之间，不受尊重，备受欺侮，她们的命运值得同情。在《家庭女教师》这篇小说里，茨威格刻画了这些女人通常遭受到的始乱终弃的不幸命运。小说中的一对小姐妹天真无邪，她们对受欺侮的家庭女教师充满同情，但不知如何才能帮助她，两个孩子感到无助，感到悲哀。她们幼小的心灵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些成年人之间有着一个深深的秘密，他们组成了一个冷酷残忍的陌生世界。茨威格在小说里描绘的那对小姐妹的心情，恐怕是他自己告别童年时代的切身体会：“对这个陌生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她们感到害怕。她们今天已经心惊胆战地向这个世界投了最初的一瞥，她们现在已经踏入的人生使她们望而生畏，这个人生像座阴森森的树林，矗立在她们面前，昏暗逼人，可是她们得去穿过这座森林。”

这几篇小说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人生，反映人生，这部小说集之所以叫做《最初的经历》，是因为小说的主人

公，大多是儿童和少年。小说侧重描绘儿童和少年的心理，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理论已开始影响茨威格的创作。这些作品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抒情的诗意的美。茨威格是作为抒情诗人登上文坛的，他对德语的掌握深得另一位德语散文大师、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欣赏。即使作为小说家，茨威格的语言也流畅优美，富有诗意，这固然与语言的驾驭有关，同时也取决于作者的写作态度。茨威格是用“心”在写作，因此笔端蕴满同情，心里充满激情，作者动情，作品方能动人。这就决定他的小说动人心弦，感人肺腑，而小说的行文也就必然抒情性强，诗意浓烈。《夜色朦胧》这篇小说有许多情爱场面的描写，写得激情如炽。夜色笼罩下的花园，神秘寂静，树影婆娑，树荫清凉，这宁静清幽的花园中的林荫小道，突然迸发出青春的火苗，爱情的烈焰腾空而起，销魂荡魄的时光在朦胧的夜色中消逝。作者是用抒情的笔触写出一首令人荡气回肠的夜曲。这篇小说中还可以看到印象主义的手法，幽微的夜色中那激情如潮的销魂时光写得扑朔迷离，如真如幻，显示了小说家杰出的才能。

张玉书

1999. 11. 11

畅春园

目 录

夜色朦胧	张玉书译	(1)
夏日小故事	张玉书译	(40)
家庭女教师	张玉书译	(54)
普拉特尔的春天	张玉书译	(74)
燃烧的秘密	胡其鼎译	(90)
埃丽卡·埃瓦尔德的恋爱	潘子立译	(167)
猩红热	章鹏高译	(213)
两个孤寂的人	董 岚译	(280)
恐惧	赵登荣译	(285)

夜色朦胧*

是不是风儿吹来，又把雨意带到城市的上空，所以骤然间我们屋里变得这样昏暗？不！空气纯净如银，宁静安谧，这是今年夏季少有的好天气，但是天色已晚，我们竟然没有觉察。只有对面屋顶的窗户还闪烁着淡淡的落日余辉，屋脊上方的天空已经布满了金色的烟霞。再过一小时就要暮色四合。这真是奇妙的一小时，因为再也没有比渐渐消退、渐渐黯淡的颜色看上去更美丽的了。然后屋里便是一片昏黑，暮霭从地面冉冉升起，最后浓黑的浪潮无声无息地击向四壁，把我们载入深沉的黑暗。这时候倘若有两个人相对而坐，无言相望，就会觉得对方那张亲切的面孔显得比原来更加苍老、更加陌生、更加遥远，仿佛彼此之间从来也不怎么熟识，好像隔着一个辽阔的空间和许多年月在遥遥相望。可是你说，此刻你不愿保持沉默，否则听到钟表的滴答声和彼此的呼吸声心情会过于苦闷，钟表把时间切成千百个细小的碎片，而寂静中响起的呼吸声听上去颇像病人的呻吟。要我现在讲点什么给你听，好啊。当然不是讲我自己，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一座城市紧挨

* 本篇于一九一一年在小说集《最初的经历》（莱比锡海岛出版社出版）中首次发表。

着另一座城市，无尽头地延伸，是没有多少生活经历的，或者说，我们觉得生活是这样平淡，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此时此刻，其实最好缄默不语，可我偏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希望，这个故事也染上一抹温暖的、柔和的、波动的朦胧的光，这朦胧的光像一层帷幕正在我们窗前飘动。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我记得，今天下午天时还早，我只是在这儿坐了一阵，看了会儿书，然后撂下书朦朦胧胧地陷入梦幻之中，也许业已进入梦乡。突然我看见这儿有人影晃动，他们沿着墙壁一掠而过，我可以听见他们的谈话，可以看见他们的举动。可是等我正想目送这些行将消逝的人影时，我倏地惊醒，又是孑然一身。那本书已掉在我的脚边。我拾起书来，寻找方才的人影，我在书里再也找不到那个故事。仿佛这个故事已从书的篇页里落进我的手里，或者书里从来就没有那个故事。说不定我是在梦里见到的或者是在哪一朵五彩缤纷的云彩里读到的，这些云彩今天从遥远的国度飞到我们的城市，把长久以来压抑着我们的雨意带走。或许我是由那首朴素的古老歌曲听到这个故事的，那轧轧作响的手摇风琴不是正那样忧伤地在我们窗下演奏着这支歌吗？或许是有人多年前把它说给我听的？我记不清了。这种故事常常涌到我的面前，我像戏水似地让这些故事里发生的事情从我指缝里流去，没有抓住它们，就像人们从麦穗和长茎花卉旁边走过，轻轻抚弄而不攀折一样。我只是在梦中经历了一番这个故事，先是一幅突兀而起、色彩斑斓的图画，渐渐引到一个比较柔和的结尾，可是我没有攫住它。

然而你今天要听我讲个故事，我现在就把它讲给你听，此时此刻，朦胧的夜色已经使我们心里渴望见到五光十色、流动活跃的东西在我们眼前熠熠发光，并在灰暗中变得越来越黯然失色。

我该怎么开头呢？我觉得，应当把一个瞬间从黑暗中显突出来，突出一幅图画和一个人，因为在我心里这些古怪的梦境也是这样开头的。现在我可想起来了。我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年正从一座府邸宽阔的台阶上走下来。时间是在夜里，只有微弱的月光，可是我像用一面雪亮的镜子把他那柔软灵巧的躯体照得轮廓分明，把他面部的特征看得一清二楚。他美得异乎寻常。黑色的头发梳得带点稚气，平平地垂落在有点过于高爽的额头上。在黑暗中，他向前伸出两手，为的是感受一下被太阳晒透了的空气的温暖，这双手非常娇嫩秀气。他的步态迟迟疑疑。他像做梦似地走下台阶，走进这座有许多圆形树木在飒飒作响的大花园，惟一的一条宽阔的大路像一道白色的小桥横贯全园。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在昨天呢还是发生在五十年前，我也不知道发生在哪里，可是我想，一定是发生在英格兰或者苏格兰，因为只有在那儿我才看见过这么高耸的、用大方石块砌成的府邸，远远望去，犹如城堡，有一股凛然逼人之势，走近细看，才觉得姿容顿改，下面是风光明媚繁花似锦的花园。是的，现在我确切知道，故事发生在苏格兰高原，因为只有在那儿夏夜才这样明亮，天上的苍穹发出乳白的光辉，活像一块蛋白石，田野也从不完全变黑，天地万物都像从里向外微微

发光，只有阴影活像巨大无朋的黑鸟，降落在明亮的平原上。是发生在苏格兰，啊，现在我非常、非常肯定地知道是在那里，如果我努力一下，我也能想起这座伯爵府邸的名字和这个少年的姓名，因为现在似乎有一层黝黑的硬皮从我的梦境脱落，一切我都感觉得如此清晰，正如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而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整个夏天，这个少年在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家里做客，按照高贵的英国世家的亲切友好的方式，他不是独自度假；晚上餐桌旁聚集着共同行猎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室，还有几个姑娘，都是亭亭玉立的美女，她们的欢声笑语和青春活力在古老的墙垣之间回响，使人觉得笑声悦耳，而不感到喧闹烦人。白天马儿往来奔驰，猎犬套上皮带，那边河面上有两三条小船在闪光：欢快活跃而不忙乱的生活使每天的节奏轻快惬意。

可是此刻已是晚上，早已席终人散。先生们坐在客厅里，抽烟玩牌；直到午夜为止，白晃晃的、边上微微颤动的光柱从灯光辉煌的窗口一直投向花园，间或也夹杂着一串响亮的、欢畅的笑声。太太们大多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里，说不定还剩一两位留在前厅里闲聊。所以一到晚上，这个少年便是独自一人。按他的年龄，他还不能和先生们混在一起，即使让他去，也只许呆一会儿。他又害怕呆在太太们的身边，因为往往他一打开房门，太太们便突然压低声音，他感觉到，她们正在谈一些不该让他听的事情。其实他压根儿就不喜欢跟太太们呆在一起，因为她们问他问题的时候，就像问孩子似的，而听他回答的时候也总是爱答不理的，她们只是没完没了地差他干这干那，然后向他道谢，好像他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所以他刚才就想干脆

上床睡觉，而且已经沿着盘曲的楼梯上楼去了，可是屋里太热，空气滞重，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白天忘了把窗关上，屋子叫太阳足足晒了一天，桌子摸上去烫手，床上热得像个火炉，四壁发出一股股热气，屋里每个犄角、每块窗帘都散发出闷人的气息。再说，时间还早——夏夜像一支明亮的烛光在屋外闪耀，是那样的安静，没有一丝风儿，静得俗念全消。少年又从那府邸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走进花园。苍穹发出乳白色的微光，像圣人头上的祥光似的，覆盖在黑黝黝的花园上方，千百朵看不见的花朵里沁出一股浓烈的芳香，诱人地向他袭来。他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十五岁的少年，心情纷乱，他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的嘴唇颤抖不已，仿佛想向黑夜诉说些什么，或者想举起双手，或者久久地紧闭双眼，似乎在他和这宁静不动的夏夜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亲切的东西，想说的话，或者做个手势，以示问候。

少年慢慢地从那宽阔的、敞开的大道折进旁边一条狭窄的小径，路边树梢上泛着银光的枝叶，似乎在高处拥抱，而树下夜色正浓，漆黑一片。周遭寂静无声。只有沉寂的花园里惯有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嚤嚤声，那种像细雨落在嫩草上、草茎互相轻轻触动发出的嗡嗡作响的轻微震颤，向那踽踽独行的少年拂来，他正完全沉湎于快意的、不可捉摸的忧伤之中。有时候他轻轻抚摩下一株树，或者停住脚步，谛听一下这轻微的响声。帽子压着他的额头，于是他把帽子摘下，露出他那血液涌流的太阳穴，任睡意惺忪的晚风轻轻抚弄。

他迈步走进树荫深处，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情。在他身后碎石路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怵然一惊，转过身去，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的白色人影，飘飘渺渺地向他接近，一转眼，那人影已到他跟前，他惊慌失措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一个女人紧紧搂住，可是并未感到任何暴力。一个温暖的、柔软的女性肉体使劲地贴着他的身体，一只纤手迅速地哆哆嗦嗦地抚摩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后扳：他昏昏沉沉地感觉到嘴上贴过来一枚陌生的、绽开的佳果，这是两瓣颤动不已的芳唇，用力地吮吸着他的嘴唇。这张脸离开他的脸这么近，他无法看清那脸上的轮廓。他也不敢去看那张脸，因为一阵寒颤透过他的全身，他似乎痛楚地紧闭双眼，身不由己地让自己成了这双灼人的嘴唇的战利品。他的双臂于是迟迟疑疑笨手笨脚地抱住这个陌生女郎，然后猛的一下，像醉酒了似地把这个陌生的娇躯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的双手贪婪地沿着柔美的曲线游动、停顿，又哆哆嗦嗦地继续移动，越来越狂热，越来越激烈。此刻这女郎的娇躯重重地压在他的胸上，使他陶醉。她越来越使劲，已经完全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渐渐向后倾倒。这个女郎沉重地呼吸着，在她那娇躯的重压之下，他觉得自己不知怎地往下一沉，身子向下坠落，他的双膝已经支持不住。他一无所思，既不想这个女郎是怎么到他身边来的，也不想她叫什么名字。他只是闭着双眼，从这两片吹气若兰、温馨湿润的樱唇上把热切的贪欲痛饮到自己心里，直到酩酊大醉，身不由己，毫无知觉地驱向一股无比巨大的强烈激情。他仿佛觉得天上的群星突然坠落，在他眼前闪烁不定、耀眼生辉，他触及的一切，全都像火花似的颤动不已，迸发火光。他不知道，这一切持续

了多久，他这样被柔软的娇躯缠着，是不是已经过了几个小时，或者只不过几秒钟之久。在这场狂热的、销魂荡魄的搏斗当中，他感到身上的一切全都熊熊燃烧，全部心神都消融在一股奇妙的、神智晕眩的感觉之中。

接着，蓦然间，炽热的锁链挣断了。紧紧压着他前胸的人儿猛地松开，这个陌生女郎简直像发怒似地撑坐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她早已像一道白光一闪，飞快地穿过树丛，他还没来得及举起双手去抓住这道白光，它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究竟是谁？这一幕到底延续了多少时间？他迷惘地昏乱地扶着一棵树站立起来。他那滚烫的头脑慢慢地恢复了冷静思考：他的一生似乎一下子向前移动了千百个小时，他曾经乱糟糟地梦想过的女人和激情种种，莫非突然之间都成了现实？抑或这仅仅是一场幻梦？他摸摸自己的身上，伸手抚摩自己的头发。可不是，在那砰砰跳动的太阳穴旁边还是湿漉漉的，这是他俩刚才跌进青草里，沾了草上的露水以后才变得又湿又凉的。于是一切又像闪电似也在他眼前出现，他觉得他的嘴唇又在发烫，他又呼吸到从窸窣作响的衣裙里散发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幽香，他尽量想要回忆起每一句话，可是一句话也想不起来。

现在他一下子吃惊地想起，她什么话也没说，连他的名字也没叫一声；他只听见从她嘴里溢出的阵阵呻吟，以及拼命屏住的乐极而发的啜泣，他只闻到她那凌乱的秀发发出的芳香，他只感到她的酥胸灼热地压在他的胸上，还有她那丰腴光滑的肌肤。她的娇躯，她的呼吸，她那全部震颤的感情全都为他所有，可是他丝毫也想像不出，这个

在黑暗之中用她的爱情向他发起袭击的女人究竟是谁。而他现在嗫嚅着想叫出一个名字，以便称呼他的惊愕，他的幸福。

他于是觉得，方才突然之间和一个女人所经历的这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和那个在黑暗中用诱人的目光凝视着他的熠熠发光的秘密相比，是多么贫乏，多么微不足道。这个女人究竟是谁？他飞快地把一切可能性全都想了一遍，把住在这个府邸里的所有女人的形象全都召集到他眼前；他想起每一个奇特的时刻，从回忆中挖掘每一次和她们的谈话，回忆起可能卷进这个哑谜的那五六个女人的每一次微笑。也许是年轻的 E 伯爵夫人，她常常那么厉害地呵责她那日益衰老的丈夫；或者是他叔叔的年轻的妻子，她的那双眼睛温柔得出奇，可是又呈现出虹霞般的光泽；要不就是——想到这里他吓了一跳——那三姐妹中的一个？他的三个表姐，她们全都娴雅端庄，神情高傲，态度凛然，彼此是那样相像。啊，不可能，她们全都冷若冰霜，稳重审慎。自从秘密的烈焰在他胸中燃烧，闪烁不定地落进他的梦境，他是多么羡慕这三个表姐啊，她们是那样的平静，头脑一点也不发昏，心中也不存任何欲念，或者显得欲念全无，而他对自己心里萌发的激情怕得要命，就像害怕一种疾病一样。可是现在呢？她们所有这些人当中究竟是谁这样善于装假啊？

这样死死地追问渐渐地消除了他血液中的醉意。夜已深，玩牌的大厅里已经灯灭人静，在这府邸里只有他独自一人还醒着，就他一人——也许还有另一个人，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疲劳轻轻地催逼着他。何必再想个没完？明天

早上一道目光，睫毛间的眸子一亮，悄悄地握一握手，就会向他透露全部秘密。他做梦似地精神恍惚地走上楼梯，就像他先前精神恍惚地下楼一样，可是此时和刚才又是多么不同啊。他周身的血液还在微微地激动，晒热了的房间他此刻觉得已经爽朗凉快多了。

第二天早上他一觉醒来，楼下马匹已在用马蹄使劲地踏地刨地。他听见笑语喧哗，当中夹着他的名字。他翻身起床——早饭是已经错过了——飞快地穿好衣服。奔下楼去，大家在楼下乐呵呵地迎接他。“懒龙出窝了。”E伯爵夫人冲着他笑道，两只明亮的眼睛充满了笑意。他贪婪地盯着她的脸，不，不是，不可能是她，她笑得太过无拘无束了。“做了个香甜的美梦吧！”他叔叔的年轻妻子揶揄道，他觉得她的娇弱的身躯显得过于瘦小。他带着疑问的神气逐一打量她们的脸庞，但是没有一张脸向他报以嫣然一笑。

他们骑马到乡间去。他仔细谛听每一个人的噪音，仔细窥看骑在马背上的女人身体摆动时的每一根线条，每一道波纹；他注意她们的每一个扭动，注意她们如何举起手臂。中午在饭桌上谈天时，他弯过身子，凑得近些，想去闻闻她们芳唇里吐出的芬芳气息或者头发里逸出的浓香，但是一无所获，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一个信号，一个可以供他炽热的思想跟踪跃进的细微的痕迹。漫长无边的白昼终于挨近夜晚。他想拿起本书来读读，可是书里的字行都从边上滑去，突然把他带进花园，又是黑夜，奇怪的黑夜，他感到自己又被那无名女人的双臂紧紧地搂住。他于是从他瑟瑟直抖的手里放下书本，想走到池塘边去。他自